

# 黄土塬上的新生——什贴纪行

韩莹

三晋版图上，什贴是一枚嵌在黄土塬褶皱里的旧印，却又在时代掌纹中，洇染出崭新的墨色。当车轮碾过柏油路，驶入这片古老的土地，历史与当下便悄然交汇，编织成一幅独特的乡村画卷。

什贴，古代通京驿道上的明珠，与鸣谦、永康、王湖并称榆次四大古驿，民谣“走王湖、绕什贴、官道巷里歇一歇”，道尽它在交通脉络里的枢纽地位。作为榆次北大门，出什贴便是寿阳太安驿，千年间，驼铃、马蹄、车辙反复摩挲着古道，连战国刺客荆轲赴榆次论剑，也策马经此，岁月的风，似仍在土垣间裹挟着往昔的喧嚣。

什贴的戍边基因。“什贴”二字，本就刻着军事烙印。元明时期的“贴军户”制度，让这片土地成了戍边者的后方营垒。“什”为10人之伍，“贴”是附籍军户，黄土夯筑的堡墙里，曾住着持戈待旦的士兵。暮色中望永宁堡，残垣上的树影恍若士兵剪影，他们守着隘口，看商队从晨雾里来，又送驼铃向暮色里去。堡门的石缝间，还嵌着明代的箭镞，锈迹里藏着边关的风烟。那时的什贴，是“兵农合一”的标准：男丁战时持戈，闲时荷锄；堡墙上的瞭望孔，白天看商队，夜里防盗贼；场院里的石碾，既碾军粮，也磨农家谷。

走进什贴的黄土峡谷，“如远古城堡、垛口连绵”的奇景扑面而来，两壁山崖陡若刀削，土峰林立如远古卫士。无人机升空，峡谷顿时化作巨幅山水长卷：“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祥云缭绕，溪水潺潺声似在耳畔。晨雾里，土柱若隐若现，如仙境楼阁；暮色中，崖壁镀上紫晕，像宋人的水墨。这是大自然用千万年雕琢的艺术馆，每一眼都藏着时光的密语。华顿集团将这里辟为“地质观光区”，只为让都市人触摸黄土的呼吸。

汉白玉牌楼前，“古镇什贴”鎏金大字在日光下漾着暖意。穿过牌楼，青石板路蜿蜒向深处，砖石间的光阴纹路里，文脉与烟火正悄然生长。

古驿站大街的《万里茶道》砖雕墙，是一部立体的晋商史诗。3000余块青砖，6年心血，晋派砖雕传人温建明将晋商200

年跋涉凝练成浮雕：驼队在沙暴里弓背前行，茶箱上的绳结勒进砖面，商队伙计的脸刻着风霜。最动人的是那尊常家账房先生像，算盘珠子粒粒分明，指尖还沾着墨痕，仿佛刚写完一张运茶契约。砖缝里的细沙，或许就是大漠的遗存；浮雕上的车辙，恰似晋商碾过荒原的印记。这面墙不仅是艺术，更是精神的传承。华顿人常来此驻足，他们说，晋商“守信如命”的规矩，如今成了园区种有机菜的准则（每批菜都要过三道检测，比古时晋商验茶还严）。

砖雕墙畔，农民诗人陈二虎的“诗画墙”泼洒着烟火诗意：“谷穗垂金压矮墙，秋日晒得老酒香”，墨色未干的古绝，映着墙头南瓜花，把田园写成生活的注脚。原什贴联合学校校长逯廷林的《什贴颂》笔锋遒劲：“乌金山下古驿站，旱塬深处有良田”，将对故土的深情，刻进了照壁砖石。老人每天来擦字碑，说华顿人请他写文时，特意强调“要让后人知道，什贴不光有老故事，还有新景观”：如今，文里的“良田”已成智能大棚，“古驿”也成网红打卡地。

再往前，“四大名著”壁画街恍若时空隧道：孙悟空的金箍棒还在墙上生风，林黛玉的潇湘竹已在壁间滴翠。扎羊角辫的女孩踮脚摸壁画里的贾宝玉，奶奶笑言：“这墙修好后，娃读了半本《红楼梦》！”阳光透过老槐叶隙，在壁画上跳成金斑，画中人似正隔着百年光阴，与我们对视。

什贴的土地，向来养人也育人。明清科举时，这里走出2位进士、19位举人，武举的马蹄曾踏过关隘，文举的墨香曾飘进京城；康庸的七品官印虽已锈蚀，《榆次县志》里仍记着他“断案如神”的传说；王策的五品诰命还藏在族谱里，泛黄的绢帛上，字迹仍透着当年的威仪；孙云汉的武举大刀，至今还在博物馆泛着冷光，刀鞘上的龙纹，似要腾空而起。到了近代，学界精英辈出：孙宝权、赵曦等名士，在乱世里守着文脉；新中国成立后，全镇205名大学生、9名硕士、5名博士，把从黄土里学来的坚韧，化作科研与职场的底气。文化园里，乡贤墙刻着这些名字，像串起了一条从明清到当下的文脉长链——古老的土地，从未停止孕育希望。

现代农业示范园里，太阳能灭虫灯与智能大棚并肩而立，勾勒出“新田园”的轮廓。技术员指着“什贴蜜”小西瓜：“这瓜糖度十六，脆得能听见响！”冷棚里，贝贝南瓜挤作绿灯笼；暖棚中，普罗旺斯番茄垂成绯红云；曾经“靠天吃饭”的庄稼人，如今操弄无人机施肥、大数据控温，把老把式写成科技传奇。

麻、黍、稷、麦、菽，在什贴的黄土里藏着专属密码：麻的坚韧，曾织就什贴人的布衣，如今茎皮提炼的纤维，成了宣纸的原料；黍的黏性，酿成过腊月的米酒，虽不再作主食，却成了游客追捧的“黄米糕”；稷（毛谷小米）最神奇，颗粒比普通小米小一圈，熬粥却泛着金油，当年晋商带它走西口，都说“比银子还珍贵”，如今，它成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包装上印着“旱塬金珠”，远销北上广。在五谷溯源展板前，老农民王大叔摸着稷的图片：“这就是咱的命根子！过去旱塬缺水，只有稷能活；现在有了滴灌，它长得更欢实，连瓜果都沾了它的地气。”

旱垣农耕民俗博物馆，是一部活着的农耕史。犁耙、纺车、擀瓷缸静卧玻璃柜，墙上老照片定格父辈割麦的剪影：最醒目的是那架连枷，竹条与木棍交织的结构，仍带着春秋的基因，如今乡下打谷，偶尔还能见到它的身影，像是先民与现代的约定。民俗展区的老酒馆里，我们端起粗瓷碗对饮。枣酒的辣、陈醋的香，在舌尖搅成乡愁——酒里泡着的，是从石器到智能的千年时光。柜台上摆着“打灶君”习俗的老照片：新媳妇第3天下厨，围裙上绣着南瓜花，锅铲碰着铁锅，叮当声里藏着传承。

农民文化广场上，锣鼓与欢笑缠成串。华顿集团填平污水沟建起的舞台，成了村民的“幸福主场”：腊月里，社火队耍起“二鬼摔跤”，演员们在台上翻跟头，台下老人笑出泪花；正月里，合唱团排练《黄土高坡》，大妈们戴着红围巾，歌声震得灯笼穗子直晃，去年代表山西参加九省合唱赛，她们把旱塬的风，唱进了评委心里；秋收后，广场变“晒秋场”，玉米串、红辣椒、茄子片挂满木架，游客举着相机穿梭，比



过年还热闹。宣传栏里，全国“村晚”照片与九省合唱赛奖状泛着金光。曾经守土炕唠家常的乡亲，如今在广场上把日子过成了歌：春日放风筝，夏日放电影，秋日办丰收节，冬日闹元宵。最动人的是“新农人夜校”，年轻人教老人用手机直播卖货，老人教年轻人认五谷、辨节气，新旧在广场上碰撞，又融成温暖的光。

登上农旅融合中心的观景台，千亩谷子翻涌金浪，百亩果园叠翠如波。远处乌金山黛色朦胧，近处民宿青瓦错落，北齐七星古墓群的荒草间，似有铁马金戈余响；智能大棚的塑料膜上，无人机掠过晴空——过去与现在，在塬上温柔相遇。什贴的土地很养人：褐土疏松宜耕，红土黏持保水；地处迎风坡，年降水400毫米，刚好润透庄稼；海拔千米，日照足、温差大，粮菜攒足了糖分；毛谷小米熬粥，浮油如金；紫皮土豆煮熟，沙绵似雪；南瓜汤盛在粗瓷碗里，稠得能挂勺。这方水土，本就天赋异禀，又经现代科技点化，成了都市人的“田园梦”。

“金黄米餐厅”的木门“吱呀”开启，扑面是家的气息。红砖黛瓦小院里，核桃树结着青果，指甲花顺着墙根开成霞。崔富春的摄影作品挂在墙，框住塬上的云与田里的苗——那幅《谷浪》，拍的是暴雨前的谷地，乌云压顶，金浪却更汹涌，像在与天较劲。玉米、南瓜、蜜薯刚上桌，便被大家抢光。凉拌黄瓜最脆，脆生生的，带着井水的凉甜；粉蒸肉裹着杂粮面，肥油渗进粗粉里，香得人眯眼，这是奶奶的秘方，如今成了“非遗美食”；金黄米炒蛋，米粒在蛋香里跳芭蕾，软嫩与酥脆交织，极了什贴的过去与现在。远处文化园的灯亮了，乡贤墙的名字在夜里泛着柔光，那是什贴的根，也是新生的魂。

夕阳给什贴镀上金辉时，大家衣襟上还沾着果园的香、砖墙的凉。这片曾被岁月风干的黄土塬，正以“古驿新颜”讲述振兴故事：它未丢历史根脉——晋商的坚韧、农耕的厚重、军户的血性，都妥帖安放在砖雕、古堡与族谱里；又紧拥时代脉搏——智能大棚里的新芽、无人机划过的轨迹、文化园里的乡贤墙，让泥土开出科技与诗意之花。古村什贴，亦农亦商亦商，如今成了旅游之地。什贴与村民，同古道一遗，在振兴浪潮中挺立前行，恰似黄土塬上的不老松：根系深扎往昔，枝叶向着未来，在时代风里，续写新生篇章。

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经人介绍和梁奔前结为革命伴侣。婚后不到两月，张成宽接到上级指示，便跨上战马奔驰在通往太岳区沁源方向的大道上。不久，张成宽率领洪赵支队1000余人奔赴抗日前线，在临汾的青浮战役中不幸壮烈牺牲。消息传到平遥千庄时，梁奔前痛哭不已。她本是满怀期待着胜利的喜讯，想再次聆听丈夫讲述红军长征路上的故事，讲述他在延安时听毛主席的报告，讲述他对《论持久战》的新见解。然而，这些却化为泡影，怎能不让她悲痛欲绝？

1945年2月的春节，天寒地冻，西风呼啸，平遥千庄的三岔口村，枪声、哭喊声响成一片，群众往后山转移。时任抗日县政府交通秘书、身怀六甲的梁奔前视死如归，面对山野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在这气壮山河、震撼太岳之巅的呼声中，梁奔前壮烈牺牲。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来临之际，我们要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传承爱国主义教育，激发全民族爱国热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力量。

常忽略了季节的变化。比如“处暑”这样的节气，于很多人而言，不过是日历上的一个符号。此刻，当身处这大自然之中，才深刻体会到节气的意义。它不仅仅是时间的划分，更是一种生活的提醒，提醒我们要顺应自然，好好感受生命的律动。

处暑，是夏日的谢幕，也是秋天的序曲。它让我在热烈与清凉之间，领悟到生命的更迭与轮回。就如同人生，有繁华热闹的时刻，也有宁静淡泊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值得我用心去感受、去珍惜。

太阳渐渐西斜，天空被染成了橙红色，如梦如幻。我起身准备回城，心中满是对这处暑时光的眷恋。季节的脚步不会停歇，生活也在不断向前。且带着这处暑的宁静与感悟，与夏日温柔告别，以一颗从容淡定的心，与这个新秋深情相拥。

(2)太原市园林古建公司  
1982年，太原市园林局将太原园林古建工程队撤消成立太原园林古建公司，岳俊德任经理。据他回忆，当时公司先后承包了太原“帽儿巷”（后更名为食品街）改造、五台山明清一条街改造、长治城隍庙的维修改造等重大工程项目。当时为了加大彩画行业人才的培养力度，拓宽榆社人的就业渠道，岳俊德从太古、祁县、平遥等地招聘了几位老彩画工匠师傅，每年冬天对工人进行培训。另外，由于业务扩大，工程量增加，榆社彩画人员逐年增多，太原园林古建公司也走出山西走向全国，如河北荣国府、山海关靖边楼等多处省外彩画工程，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甚至走出国门，参与了美国纽约、中国亭园园林古建及彩画工程。岳俊德担任太原园林古建公司经理期间，还将传统的泥塑堆金山水画，改用矿渣和纸浆，加快了施工进度，使得堆金山水更具具体效果，也将榆社彩画的传承与发展带入了快车道。

榆社古建彩画能够这样完整地传承下来，与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历代彩画工匠凭借他们精湛的技艺、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踏实肯干的工作态度、诚实守信的优良品格，逐渐开辟了新的就业渠道，拓宽了市场，增强了古建彩画市场的竞争力。现在，榆社县有几十家古建企业，每年全国的大型古建筑彩画工程项目中，都闪烁着榆社工匠的身影。在今天现代化的都市中，这些手艺人跟随着时代发展的脚步，用这门古老的技艺，为城市的美化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榆社“古建筑彩绘”于2011年6月被山西省人民政府认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3年12月“汉纹锦彩画”又被榆社县人民政府认定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榆社彩画名声在外，但近年来大多数是散兵游将，各自为阵，虽有几十家古建企业，但都是一些小微企业，缺乏组织引导，仅依靠无资质、无规模的运营方式生存发展，导致这一传统技艺未能发挥最大效应。

2014年，由县委、县政府牵头，正式成立榆社县古建商会，目的是要统筹榆社彩画产业、扩大产业规模、提升市场竞争力。商会的成立，为古建彩画行业人员搭建了交流平台，使得大家可以资源共享、信息互通，使榆社古建彩画行业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2017年以来，为扩大培训覆盖面，全面提高参训者的综合素质，古建商会累计举办了10期彩画培训班，大幅提升了彩画从业人员的就业技能，拓展了就业途径。

为传承好古建彩画技艺，努力打造榆社古建劳务“金字招牌”，在榆社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2022年4月组建成立山西省榆社县古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政企联袂，资源整合，将榆社古建产业推向了大发展大繁荣的“快车道”。在技艺传承、人员培养方面，坚持“开深渠、养活水”的发展思路，不断组织职业技能培训，提高现有人员的从业水平，增加他们的就业渠道和收入。2023年1月30日，榆社县召开了古建产业发展座谈会，推动榆社县古建集团、榆社县职业中学、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三方深度合作，探索采取“3+2”教育模式，即3年职中+2年专科，毕业后领取初级技工证，打通了古建专业学生的升学渠道，让校企合作成果真正惠及广大群众。

近年来，从古建商会到古建集团，从开设彩画专业班到开展校企合作，榆社县加强古建彩画技艺保护传承，把古建产业打造成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又一新的增长点，让榆社古建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瑰宝，在传承创新、融合发展中焕发新生机、绽放新光芒。同时，对于榆社彩画的理论研究也应当提上日程，让几代勤劳而富有智慧的民间匠人所探索的精湛技艺得到传承和保护，让他们的工匠精神得以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欣赏到这门古老艺术的魅力。而且，榆社彩画蕴藏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由此能够反映过去时代的审美趣味和风俗生活，是一份珍贵的文化历史文献，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瑰宝。笔者所做的探索和研究，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榆社彩画，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到研究榆社彩画的工作中。

(完)

## 榆社彩画技艺传承发展谱系研究

李山岗 刘丽峰



## 缅怀先烈 激励后人

——张中伟长篇纪实小说《梁奔前》面世

侯美蓉

近日，晋中作家张中伟历经19年，饱蘸心血汗水的纪实章回小说《梁奔前》面世。这是一部厚重的平遥县抗日战争史，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写到抗战胜利，生动真实地反映了抗战英烈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为了搜集、抢救第一手历史资料，张中伟多次走访梁奔前的出生地平遥县襄垣村，生活工作过的宋家岭、西崖窑、千庄、三岔口等村，以及梁奔前父亲梁元茂的出生地罗鸣后村。为丰富故事情节，作者在写梁奔前的同时，又将平遥抗战时期涌现出的赵力之、谢子和、郭振山、康青云、武伯健、桂桂英等20多位英雄人物和事件写入书中。

该书分44章、15万字，据了解，张中

伟从2005年开始搜集资料，到2024年6月脱稿，前后长达19个春秋。书中20多位抗日英雄的光辉形象浮现在眼前，让读者身临其境，真切地感受到革命志士丰富的感情世界、人生经历和崇高的思想境界。

梁奔前，1925年4月出生于襄垣村，父亲梁元茂毕业于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一位思想先进的爱国知识分子。梁奔前从小就听父亲讲岳飞抗金、文天祥绝不降元的故事。他上学时，学校里不仅有朗朗书声，还有抗日救亡的怒吼声，誓死不当亡国奴的种子播撒在他幼小的心理。

1938年正月十四日，寇进攻平遥县城，地处铁路、公路沿线的襄垣村几乎成了“空壳”，村民们纷纷扶老携幼外出逃难。4月，平遥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梁

家是抗日地下交通站，平遥县区干部和地下工作者经常到梁元茂家收取情报。每当家里来了人，梁奔前总是主动到大门口或街上站岗放哨，密切观察着外面的动静。

平遥三区区委书记郭振山，在抗日根据地全力推动石雷生产的同时，经常装扮成走街串巷的卖货郎，以做生意为掩护，随时开展敌后工作。他用质朴通俗的诗歌《石雷歌》《当货郎》等反映了1941年秋抗日根据地的真实写照：“身背包裹手擂鼓，走村穿乡叫卖声。敲响唤醒众兄弟，百货换来鱼水情。白地撒下革命种，夜静门内细谈心。书记扮成货郎汉，乡亲掩护买卖人。”

1944年6月，活跃在太岳区境内的八路军洪赵支队队长张成宽，是湖北黄安人，

处暑，“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短短几字，道尽时节的转折，炎夏悠长旋律渐弱，开启清秋乐章的前奏。

城市车水马龙、市声喧闹，掩盖了季节交替时那一抹悄然的变化。我特意来到城郊的一处静谧之地，想好好感受这处暑的独特韵味。

阳光依旧明亮，却没了往日的暴烈。它透过斑驳的树叶，洒下一片片光影，落在地上像是一幅抽象画。我漫步在林间小道，脚下是松软的沙土，发出细微的沙声，仿佛是秋天轻轻的脚步声。远处，不知名的鸟儿在枝头跳跃，给这片宁静增添了几分灵动。

不远处有一方池塘，荷叶依旧田田。只是边缘已泛起焦黄，像是被岁月烫了一下。荷花大多已经凋零，只剩下几支残荷，在风中孤独地挺立着。想起李商隐那句“留得枯荷听雨声”，此时虽无雨，却也

能感受到那种淡淡的寂寥。荷叶下，鱼儿悠闲地游弋，时而跃出水面，打破平静的水面，泛起一圈圈涟漪。这动静之间，尽显生命的自在与从容。

坐在池塘边的长椅上，微风拂来，带着丝丝凉意，那是秋天独有的气息。风里夹杂着草木的清香，还有隐隐约约的果实的甜香。思绪也随着这微风飘远，想起儿时在下度过的处暑时节。

处暑的田野，是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金黄的谷穗在风中起伏，宛如一片金色的海洋，那饱满的谷粒，压弯了谷秆的

腰，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大地的慷慨。玉米也成熟了，穿着一身绿衣，露出金黄的牙齿，在阳光下笑得格外灿烂。田边的野花野草，依然绽放着夏日的娇艳。

母亲剪下几朵谷穗，碾轧出小米，再把掰来的玉米棒子剥下玉米粒，一起放入锅里煮成香糯糯的粥。傍晚时分，一家人坐在院子里，一边品尝着新收的五谷的芳馨，一边谈论着今年的收成，全然忘记了劳作时的辛苦。那时候的时光很慢，幸福也很简单。

城市的生活是快的。我在忙碌中常

## 处暑 新秋

王举芳

常忽略了季节的变化。比如“处暑”这样的节气，于很多人而言，不过是日历上的一个符号。此刻，当身处这大自然之中，才深刻体会到节气的意义。它不仅仅是时间的划分，更是一种生活的提醒，提醒我们要顺应自然，好好感受生命的律动。

处暑，是夏日的谢幕，也是秋天的序曲。它让我在热烈与清凉之间，领悟到生命的更迭与轮回。就如同人生，有繁华热闹的时刻，也有宁静淡泊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值得我用心去感受、去珍惜。

太阳渐渐西斜，天空被染成了橙红色，如梦如幻。我起身准备回城，心中满是对这处暑时光的眷恋。季节的脚步不会停歇，生活也在不断向前。且带着这处暑的宁静与感悟，与夏日温柔告别，以一颗从容淡定的心，与这个新秋深情相拥。

文学副刊  
第1041期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潮頭